從十六歲到永恒

此山中 鄧達智

I am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是歌詞，也是歌曲名稱。

一套家傳戶曉五十年，老幼咸宜的電影，裡面眾多插曲與主題曲，深埋觀眾心情與情緒。當年不過幾歲童子，電影裡面一山一水，一樹一木，幾乎每一個人物都清清楚楚記牢；當然，自首次看過，往後多年再看不下三十次，何止故事人物，劇本台詞幾曉背誦。

《Sound of the Music》；

港譯：《仙樂飄飄處處聞》。

台譯：《真善美》。

內地後來直譯：《音樂之聲》。

全世界賣個滿堂紅，不斷重演市場不斷的巨著。奪得當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荷里活將世界各地不同譯名比拚；聽說港譯充滿古雅詩情畫意與原名貼近，譽為最佳。

主題曲《Sound of The Music》並插曲《Do-Re-Mi》、《So Long Farewell》、《Climb Every Mountain》、《My Favourite Things》等等全皆擲地有聲。當中那首少男少女情歌配合星月光輝，花園涼亭背景唱出「I am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Charmian Carr演繹Von Trapp家族兒女成群中甜美的長女Liesl，載歌載舞精彩演出，留給觀眾非常深刻印象。

數天前，九月十九日傳來噩耗，Charmian因病離世，她在七人中備受世人愛戴五十載，最早離開人間，享年七十三。從十六歲唱到永恒，縱使Charmian等人沒有一個在娛樂圈大紅大紫，然而演繹影響深遠，非一般流行三五年即告人間蒸發的明星。有人繼續演藝事業，也有人轉投其他行業，七人感情深厚，被譽為SOM七子，猶如異父異母親姊弟，Charmian的離世，勢將帶起超級粉絲們重新再將電影欣賞。

■Charmian的離世勢將使粉絲們再次欣賞電影。 作者提供

《戲台》上下

雙城記 何冀平

香港離東莞很近，卻從來沒有去過，上網查了路線，過羅湖搭上「和諧號」，經過常平就是東莞了，很方便。東莞市中心有個玉蘭大劇院，上演話劇《戲台》。

玉蘭大劇院坐落在市中心的鴻福路，寬闊的路面如同半條長安街，兩邊盡是高樓，一個龐然大物很像香港政府總部，再看原來是酒店，最興旺的地段只有一站地，之後就是「農轉工」的城鎮了。玉蘭大劇院從外面看像體育館，模仿國家大劇院，圓形，周圍有水，只是水很淺，池子很小。進劇院要先查手包，這也是學國家大劇院，劇場一樓座位要上二樓，二樓座位要上四樓，這算是「創新」。劇場三層近二千多座位，演話劇太大，演歌劇也大，開大會比較合適。市面人稀清冷，擔心沒人看戲，還是話劇。進了場發現觀眾不少，幾乎滿場，演小品出名的陳佩斯和影視劇著名演員楊立新有號召力。

《戲台》講述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洪大帥殺進北京城。洪大帥是個戲迷，偷偷跑進戲園子，撞上了另一個戲迷「送包子」的夥計，兩人互相不知身份，卻是老鄉，很說得來。大帥點名要「送包子」的上台演霸王，代替「五慶班」的名角黑頭金嘯天。戲班班主害怕有槍的大帥，只得照辦，錯漏百出。加上出逃的姨太、黑社會頭子、吹牛拍馬的軍中處長，陰錯陽差亂成一團。

主要人物都有趣，「送包子」的是自以為是的小人物，戲癡大帥傻得可愛，膽小的班主，胡鬧的名角，花癡的六姨太。本是個一般的民國戲，有意思的是，洪大帥看完了《霸王別姬》，不喜歡大英雄項羽自刎烏江，要改成霸王不死渡江大勝。這個情節有點熟悉，侯寶林先生有個相聲名段《關公戰秦瓊》，大軍閥韓復渠看戲，不喜歡劇情，要改成關羽大戰秦瓊，關羽是三國時候蜀國大將，秦瓊是隋末唐初的將士，兩人相隔幾百年，怎麼遇得上？《戲台》借用了這個情節，用得很好，豐富了劇情，增加了細節，在「拿槍的」威脅下，不得已而為之，笑料百出，劇場裡爆笑連連，掌聲不斷。

喜劇不好寫，好笑兼有深度的更難。生活需要喜劇，老百姓喜歡喜劇，這就是小品受歡迎的原因。《戲台》算得上好喜劇，有笑點有內涵，連演不衰，走遍全國。

出了戲院十點半，大街上更加冷清。東莞又稱「廣東四小虎」、「世界工廠」，那個有名的「富士康」就在這裡，為什麼如此冷清？難道也像戲一樣，威霸一方的「楚霸王」，是臨江自刎了，還是渡過烏江，自尋出路去了。

一起走過

隨想國 興國

漫畫家馬星原來電，要我參加他的《黑貓白貓》出版破二百期的飯局，在十幾個人的圓桌上，眾藝術家們都向他和夫人方舒眉道賀。看着他們夫婦從二零零四年齊心攜手創作《黑貓白貓》和投入兒童和少年文學的行列，想像他們這十二年來一起走過的日子，內心除了替他們有今天的成就感到高興之外，也頗有一番感慨。

感慨的是，想到一起走過的問題。當年我在台灣求學時，多少老兵最懷念的，就是內地家鄉的親人，因為在老兵當兵之前，是在內地和那些親友一起走過青少年的日子，那時兩岸還未開放探親，讓老兵只能懷想那些與內地親友一起走過的歲月。

看着馬星原繪圖、方舒眉撰文的《趣味學古文》（商務印書館），我也想起那些和我一起走過中學歲月的同學們，因為那時我們是一起背誦古文的，那些艱辛的字眼，就靠着大家一起來背一起來記，然後很多古文中最有意義最美麗的篇章或片段，我們到如今都記在腦海。如果那個時代有馬星原的漫畫就好了，背書就變得輕鬆愉快，不再是苦事了。

看着馬星原和方舒眉聯合出品的《趣學中國近代史》（世紀文化），我就想起我初出社會做事時，那些熱心幫助我成長的長輩們，因為常常從他們口中，聽到的是他們一起走過的抗戰歲月中艱苦無比的日子。

我們同在一間學校讀書的學生，是一起走過在校的日子。畢業各自分開在各地工作後，雖然不在一起了。但其實在大環境中，還是一起在香港走過的。亦即是說，不管在香港上班也好，在澳門教書也罷，或者在內地不同省份工作，其實我們還是在中國這個大環境裡一起走過的。

當然，像馬星原和方舒眉那樣夫唱婦隨的日子，一路走來，最是幸福了。

你的名字，如此重要

百家廊 鍾倩

去參加一時尚晚宴，走過長長的紅地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簽名牆，燈光直射，很是氣派。接過工作人員手中的筆，抬頭環顧，又目光凝視，我一氣呵成，簽下自己的名字。揮筆的瞬間，竟然徒生莫名的感動。

名字，再簡單不過的兩個字，此刻變得神聖起來，是兒時父母起名的良苦用心頓然領悟，還是看到自己名字的生命價值心滿意足？還是被繁忙生活打磨得日趨枯萎的心靈，喪失了漢字之美的欣賞能力？我說不上來，但是，我突然發現，我的名字是如此的重要。

在場外等候時分，我留意到了不同人的簽名姿態。有些文化精英，大手一揮，名字赫然呈現，筆畫頓挫之間，皆是美的生發，字的留白，叫人細細品咂，他們好像閉着眼睛也能寫出來，名字已經成為自己的藝術符號。有些富商，簽名儼然已經精心設計過，執筆一劃，瀟灑落成，不管你是否認得清，名字的價值與他們的身份早已劃上等號。還有些人，或許是故作萌態，輕輕一劃，笑語晏晏，任由評價。

一面簽名牆，漸漸地爬滿了各種符號，每個名字都像是一枚勳章，閃閃發光；然而，換個角度，簽名牆也是浮世繪，照出芸芸眾生的千姿百態，迤邐出人生的華貴和生命的尊嚴。

名字，寥寥幾個字，濃縮的是一生的祝福和恩典。記得二十四年前，那個秋天，我成為了小學生。開學報到的那一天，父母一同送我去學校，很多家長擠成一團，從教室門上貼的榜單上查找自己孩子的名字。沒有看到我的名字，父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跑去教務處詢問，無果。走廊裡沒有燈，一片漆黑，噪雜聲中我瞥見父親的背影，濃黑、沉重，載不動心中的苦悶。

安靜的候着，眾人散去，他緩緩地走到榜單前，目光巡視，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敞開嗓門吼道：「鍾倩，鍾倩，有，有！」原來，之前人太多，遮住了我的名字，有我的名字，意味着我能像其他孩子那樣去上學，父親的眼裡含着淚花，目光對視的那一刻，我是說不出的感動。因為戶口跟着母親在鄉下，報名的時候學校拒收，父親多次找校長交談，對方表示給學校買兩噸煤炭就能上學。父親拖着殘疾的身軀，借來地排車，來來回回好幾趟，終於把兩噸煤炭運到學校，換來了我上學的機會。我的名字，原來是鐫刻在他心頭的希望啊。

時尚晚宴上，最後到來的嘉賓是趙雅芝、蕭薔，全場幾近沸騰。第二天，從朋友圈裡看到一張趙雅芝在簽名牆上題名的照片，無意間發現我的名字與她的名字相鄰。此刻，我頓悟到，名字與名字之間，沒有任何區分，有的是源自母胎的感動和生命的美麗——就像一朵初綻的白蓮花，法喜充滿，功德無量。

我想起作家張曉風在美國對醫學院學子們說過的一段話：「我常驚訝，為什麼世人不能虔誠地細味另一個人的名字？為什麼我們不懂得恭敬的省察自己的名字？每一個名字，無論雅俗，都自有它的哲學和愛心。如果我們能用細膩的領悟力去叫別人的名字，我們便能學會更多的互敬互愛，這世界也可以因此而更美好。」她還說，「孩子們，求全能者以廣大的天心包覆你們，讓你們懂得用愛心去托住別人。求造物主給你們包覆你們，讓你們懂得用愛心去托住別人。求造物主給你們內在的豐富，讓你們懂得如何去分給別人。某些醫生永遠只能收到醫療費，我想你們收到的更多——我願你們收到別人的感念。」

名字，不只是區別於別人的符號，裡面蘊藏着愛的感念，乃生命的價值和美的體現。很多時候，我們感受不到這種美好，或者說麻木的心靈失去對名字的珍重。今年初，我去參加遺體（角膜）捐獻登記志願者座談會，最初我婉拒了，遺體捐獻自己沒有考慮過，各方面都沒有準備，覺得沒有資格去參加座談會。朋友再三解釋，前去的志願者並非都捐獻，這是一次公益活動，我就沒再拒絕。這是市紅十字會部門首次為遺體（角膜）捐獻者舉辦登記儀式，兩位朋友在遺體捐獻書上簽了字，並宣讀了遺體捐獻倡議書。會後，志願者在宣傳牆上簽下名字。「生命因短暫而珍貴，生命因奉獻而美麗，留下你我的愛，讓生命的離開更有意義」，望着牆上的這句話，我心潮澎湃，緩緩地簽下名字，感到從未有過的莊嚴和重要。旁邊，一位退伍老軍人，身着綠色軍裝，他輕輕揮筆，留下名字。完畢，只見他肅然敬禮，舉起右臂的剎那，我心底有個地方被觸動，就像小塞子被打開，流出紅色的液體。我衝他點點頭，他嘴角上揚，微微一笑。他的右耳落下殘疾，聽不見，但是，此刻，無聲勝有聲。

先後參加過很多頒獎典禮或慶祝活動，我已經不記得在多少場合留下過自己的名字，這一次的簽名，是嵌在了靈魂裡，難忘終生。我的名字，如此重要。也許有一天我不在了，它會永留人間，所以，活出應有的價值，讓精神如同火炬一般傳遞下去，這是每個人的功課。

所以，我感念父母賜予我的生命，還有名字；我珍視那些念我名字的人，親友們，陌生人，還有未曾謀面、天涯海角的讀者；我更告誡自己，要恪守道德，守住底線，不隨波，不嬉戲，不功利，維護那一方淨土——是自己的名譽，也是可見、可觸的尊嚴，也是生命與生俱來的清潔。

然而，每個人都會有過改名的想法，我也不例外。後來，當我認識到名字所賦予的內涵後，頓時打消了念頭，與其改名不如改心，學會敬畏。劉震雲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的主人公楊百順，三次改名，從楊百順到「信教名」楊摩西，從楊摩西再到「隨妻名」吳摩西，從吳摩西到「偶像名」羅長禮，改名換姓不過是為了遮掩內心深處的孤獨感；換句話說，賣豆腐、殺豬、賣包子，職業的變更，並不能改變他的生命狀態，無法幫助他找到「說着話的人」，一個人找一個人難，一句話找一句話亦難。孤獨是一種宿命，就像《百年孤獨》中，布恩迪亞家族第六代子孫奧雷良諾和姑媽阿瑪蘭塔．烏蘇拉生下長有豬尾巴的女嬰，最終被螞蟻吞噬，「家庭中的第一個人將被綁在樹上，家族中的最後一個人將被螞蟻吃掉。」可見，我們的名字，拖着煢煢獨立的影子，氤氳出生命個體的虛無歸宿。

敬畏生命，從愛惜名字開始；感恩生命，從呵護名字做起。你的名字，如此重要，它不僅是鐫刻在地球上的美麗標記，也是一句動人的詩句：愛和永恆。

梅麗史翠普

翠袖乾坤 文潔華

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的演技，到了近期上映的《走音歌后》，又是一次爐火純青的說明。她是真正的影后，此話無可置疑。天分與努力，這在梅姨與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的表演中道明了一切。

看了《走音歌后》，當晚電影台剛巧又選映了她的近作《搖滾女王》。古典歌后與搖滾女王，前者是受人寵縱的富太，後者是任性出走的母親，同樣因為熱愛音樂而不顧一切，甚於自己與家人。梅姨在這兩極音樂中施展渾身解數，形同兩個截然不同的女人。《搖滾女王》的造型，凸顯她是個落難但忠於自己的女子，撇下了三個孩子和穩定的生活，移居加州，拖着吉他，在酒吧裡夜夜笙歌，忘了日月，忘了孩子重要的人生軌跡。梅姨從髮型到衣着都起了變化，不對稱的辮子和衣不稱身的嬉皮服，使她從殿堂走下，盡去高雅，搖身成了在酒氣中顛沛流離的落泊女人。

我在生活中也遇上過不少同樣形態的女子，跟她們說話風馬牛不上邊。她們只愛上台、不知生活、理財差勁，口袋裡常沒有錢，子女活在她的倒霉裡很不健康。這些女子生命力強，但精神恍惚，她們看來對生活不負責任，債務常留給家人應付，內心卻又情感豐富，帶着歉意與感觸。梅姨畢業於貴族的瓦薩學院，進修於耶魯大學，但又能駐身於風塵僕僕，備受非議的搖滾角色，一絕。

到了《走音歌后》，她又珠光寶氣。除了對自己的走音情況一無所知，其他都眉精眼企。角色人物的單純、依人和一廂情願，全有歷史依據。她惹來了譏笑，但又得到萬千寵幸。兩極的女性角色，跳出了外表的美貌與性感，開展女人多元多樣，別具個性的可能。梅姨與凱特布蘭琪異曲同工。

梅姨的二三事，還包括她曾深愛的演員約翰卡佐爾（John Cazale）。兩人曾有婚約，她陪伴他直至骨癌病逝。她把失愛的深刻感覺藏於心肺，坦言與之共活共存，且帶同進入不同的角色，是為她演技的重要註腳。

栽培編劇計劃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戲劇人普遍公認劇壇最缺乏的是好劇本。儘管不少年輕人對編劇的工作很有興趣，可是，寫了出來又如何呢？莫說單憑一股熱誠而創作劇本到底孰好孰壞自己難以界定；即使你說是天才編劇，寫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劇本，但若沒有機會被搬上舞台演出，它始終只是一堆文字作品，而非戲劇創作。

因此，近年不少劇團為了培育新一代的編劇人才，都會舉辦一些編劇比賽計劃。不過，這些計劃卻並非僅止於比賽完結，選出冠亞季軍便完成任務，而是在培養有潛質的編劇身上再多下工夫。很多時候，都會由資深的導演和編劇指導他們將劇本去蕪存菁後搬上舞台。

以普劇場的「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為例，自去年開始，劇團從學界招募短篇劇本，鼓勵種種不同題材和寫作技巧的創作。劇團推出此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從學界踏出第一步，為有志編劇的年輕人開啟創作的大門，為香港劇壇培育新一代的劇作家。當劇團將他們的作品搬上舞台，呈現到觀眾眼前，更令紙上的劇本變成有生命的舞台製作。「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緣自普劇場藝術總監陳永泉的構思。他說：「我們懷抱真誠、好奇、開放、期待的態度迎接和培育本土年輕編劇，從而為劇場帶來火花與激情。我們期望聆聽新世代的心，窺探他們的心思，與他們探討舞台藝術，從劇本每一行文字中感受他們看見的世界，因為年輕人的觸覺是最敏銳的。他們書寫過去、現在、未來、反思、幻想、現實、未知和浪漫。我認為他們是時代的吶喊者，能以或細膩或粗獷的筆觸勾勒世界的輪廓。因此，我們應該扶助和支持新晉編劇，給他們土壤，讓他們慢慢成長。」

計劃的方法是先由陳永泉和嘉賓評審從參賽劇本中挑選六個優秀作品，跟着便由專業演員公開圍讀和研討劇本。劇團更邀請資深編劇和導演出席，為六位未來編劇提供意見。在會上，每名編劇都能與其他編劇交流，互相觀摩，在會後再根據前輩的意見修改劇本，令劇本精益求精。這屆的嘉賓評審是曾獲得「最佳編劇」獎的余翰廷和張飛帆，相信六位編劇新秀定能受益。

計劃的第三階段是將七個劇本（冠軍林坤燿共有兩個劇本入圍）以「舞台折子戲」的形式在十月一日於屯門大會堂文娛廳公開演出，由余翰廷擔任導演。如欲支持香港劇壇新一代編劇，不妨在下個月抽空觀賞。演出後設有座談會，大家請多給意見，因為每一名新晉的編劇都需要觀眾的意見才能茁壯成長的。

遊覽塔什干緬懷古戰場

古今談 范舉

九月份是到中亞細亞旅遊的好季節。氣候並不炎熱，水果大量上市，大快朵頤。

現在中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有飛機直達烏茲別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城市內也有五星級酒店例如喜來登酒店，招待相當好。這個季節，蘋果、西瓜、哈密瓜、柿、扁蟠桃、葡萄正是出產的季節，相當甜美。鮮美的羊肉，也吸引着遊客。

一般前往烏茲別克斯坦旅遊，主要會到三個地方：塔什干、布哈拉、撒馬爾罕。這裡是異域文化風情的展示，同時也是諸多歷史見證古建築、遺蹟的匯集之處。

昔日的絲綢之路，都經過上述的城市。為了爭奪塔什干，唐朝軍隊曾經在天寶九年，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軍隊進行浴血戰，高仙芝率領唐朝兩萬軍隊從現在的新疆喀什越過了帕米爾高原，到達了烏茲別克斯坦，和黑衣大食的十七萬軍隊相遇，進行血戰，由於唐軍內部一些少數民族軍隊臨時叛變，從後方打擊唐軍，切斷後路，結果唐軍陣腳大亂敗走，唐軍損失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從此，唐朝失去了對於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及錫爾河兩河流域的控制。黑衣大食也失去了大量精兵，不敢再繼續東進。不過黑衣大食也俘虜了唐朝的印刷工匠，從此掌握了印刷術，並把印刷術傳到了歐洲去，導致了歐洲地區文化的急劇崛起。

到塔什干去，一定要蒐集絲綢之路的歷史資料，才會對遊覽塔什干古戰場感到興趣。

塔什干一九六六年曾經發生大地震，舊城市已經被毀壞得七七八八，現在塔什干所見到的是後來重修的新城市，建築物很有歐洲的風格。

通常，塔什干是中國去烏茲別克斯坦的入境第一站，可以從北京或者烏魯木齊直飛，大約需時五個半小時。如果要從烏魯木齊出境，不妨提前辦理國際旅行健康檢查證明。《國際旅行健康檢查證明書》（紅皮書）和《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黃皮書）是國際旅遊的健康證明，各個國家根據出入境類型、停留時間以及相關國疾疫情況對此有不同的要求，如短期入境烏茲別克斯坦只需辦理黃皮書即可，主要是出中國海關時可能會檢查。

塔什干是地理上遠離中國的地方，當地的人、文化亦與中國新疆地區大不同，不過如果先到了喀什，作為中國最西面的城市，站在古城裡就越能感受中亞的生活文化，已經感到彷彿處身在異國一樣。